

挽歌低吟: 作别五月的双桅船

——论舒婷 90 年代(兼及 80 年代)的诗歌*

罗振亚, 王雪红

(哈尔滨师范大学 中文系,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舒婷 20 世纪 80 年代的诗歌基本属于浪漫主义范畴, 90 年代的诗歌则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风格, 表达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主题, 反讽犹有余温, 充满表意的焦虑和快乐; 舒婷契合由躯体向语词转换趋势的女性主义诗学, 对后来者也不无启示意义。

关键词: 浪漫主义; 现代主义; 生命; 反讽; 表意

中图分类号: I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4074(2004)02- 0080- 06

作者简介: 罗振亚(1963-), 男, 黑龙江讷河人, 文学博士, 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喧嚣而落寞、失去焦点的世纪末诗坛, 从朦胧诗走来的舒婷一直没有间断对缪斯的执着眺望, 哪怕“掏空了眼眶”。当历史裹挟着世间的一切跨过 21 世纪的门槛时, 为了向过去道别, 为了完成向未知世界展翅的精神蝉蜕, 她低吟出一首抒情长诗——《最后的挽歌》, 挥别五月的双桅船, 把人们的沉思留在了上个世纪 90 年代。

提起舒婷, 人们对她的关注似乎更多停留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朦胧诗辉煌的一页上。其实那一页比较简短, 作为一个在缪斯之山上攀援的诗人, 她刚刚跃至辉煌的峰顶, 即被一群高喊着“打倒”、“PASS”口号的反叛者逼近并接受挑战了。可喜的是, 舒婷对这突如其来的事变, 能够悚而不惊, 以平和从容的心态泰然处之, 没有改弦易辙而仅仅去书写散文, 她始终信守着自己最初对诗歌的情感选择。她说: “作为早期的参与者, 我有责任继续深化它, 与同路人一起, 努力将其推进, 尽可能使之抵达某种接近‘范式’的水平, 能否有突出结果就不用操心了”, “我现在依然沿着所谓朦胧诗的路子在深入, 当然深入中有变化。”^[1]这一段心理告白袒露了她 90 年代诗歌创作的轨迹: 和以翟永明为首的女性主义诗人由晦涩的现代主义歌唱向明白亲切的古典风格回

归逆反相比较, 舒婷则开始尝试着由热情、率性的浪漫主义抒情向沉静而略带晦涩的现代主义风格趋赴, 契合时代变迁和逐渐丰富的思想阅历, 以更具有现代元素的手段抒写更为深刻的人生体验, 的确在“深入中有变化”。为确切地把握舒婷 90 年代的诗歌创作风貌, 让我们检索一下她穿越 80 年代的一路履痕吧。

一、并非纯粹的浪漫过去时

舒婷的诗歌艺术生命史里有过浪漫的季节。80 年代早期, 作为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 舒婷在整个诗派歌唱的“个人价值与尊严”的主旋律中, 以女性特有的圆润而坚定、细腻而执着的声线唱出了优美感人的和弦: 标举女性独立人格的《致橡树》——骄傲高亢的 B 调; 批判与解构封建节烈观的《神女峰》——精巧的 E 调; 深切关怀当代女性命运的《惠安女子》——低徊缠绵的降 E 小调; 到了《会唱歌的鸢尾花》已经渗入了现代主义复杂的表现手法, 给这篇呼唤女性春天的交响乐章增添了新的音律。

和那些开放型情感诗人相比, 舒婷无疑是一位封闭型诗人。她“不是全身心主动拥抱客观世界, 而是客观世界某

* 收稿日期: 2004- 03- 12

一 契机'找到其心灵地带某一敏感点,她才可望进入诗的状态。”^{[2](P82)} 她的诗歌更多揭示和呈现的是自我的情感和心路历程,即便表现外部世界也是通过内心的映照来辐射。也就是说在她的诗歌中表达心灵是最高使命,而她丰富的情感一旦被灵感的闪电击中,就会自然迸发出别样的浪漫火花。那时,理想主义的光辉、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呼唤、重建与情感的直抒,使舒婷的诗歌走的并非众人误读的现代派方向,而是典型的浪漫路数,抒情性是那一时期诗歌的主要特征。从《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到《致橡树》,无论是悲愤还是欣喜抑或深思,诗人都毫不掩饰发自内心的强烈情感,只是她从不让情感泛滥,总试图为情感寻求理想的抒发渠道。有人说“当浪漫的尖锐直白和现代派的曲折暗合在一起的时候,舒婷就写出了她最动人的诗篇。”^[3] 这不愧为行家之语。舒婷总是整合各种抒情方式的优长,极有分寸感地处理情感表现的度。我们认为舒婷在将“浪漫的尖锐直白”艺术化过程中,她一直钟情并惯用的“对比”手法曾经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那一年七月》是通过你的七月和我的七月本质的离异书写,显示感情上的复杂纠葛;《祖国,我亲爱的祖国》则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以悲哀与欢欣情调的反差强化,来传递诗人敏感地反思时代时的激动的心灵信息。至于《也许》则通篇用鲜明深刻的层层对比“答一位作者的寂寞”,“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又被大风一个个吹灭/也许燃尽生命烛照黑暗/身边却没有取暖之火”,这看似疑问的“也许”却道出了深重的责任与悲哀,层层递进的对比使情感郁积得饱满强劲,最终砰然爆发,其撼人心魄的冲击力即便今天读来仍觉荡气回肠。

进入80年代中后期,舒婷诗歌中已不那么纯粹的浪漫情怀里初露现代的端倪。随着朦胧诗辉煌历史的远去,诗人年龄阅历的增长、内心积淀的丰富,和时代经历变革后阵痛的渐近消隐,舒婷的诗情日趋深厚、沉静。面对严重膨胀的物质文化新贵,她已经失去在浪尖上弄潮的兴致,而喜欢选择到退潮后的沙滩上拾掇心灵珍珠的贝壳,内视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开始演化为诗的主题,诗里的浪漫情怀悄然冷却内敛,被一种古典式的悲苦滋味取代,呈现出“痛切中的平静”。和审美上由激情渲泄转为理性思辨同步,她的诗艺在不损害情感的前提下,也以感觉的想象化、情感的错幻变异、象征与意象的叠加等现代主义技巧的融入,拓展语言空间,从而突出了诗人的自我色彩。

《会唱歌的鸂尾花》被公认为是从浪漫的抒情形态向冷静的现代形态过渡的标志,它一方面强化了个人经验,关切点由大写、外张的“人”转向小写、内省的“人”;另一方面又努力把个人经验提升到一代人的追求上来。《水杉》则将情绪与感觉复合,“水意很凉/静静/让错乱的云踪霞迹/沉卧于/冰清玉洁”,诗人不做情感经验的直白推进,而是在情绪流的倾溢中用感觉错开对象的外在特征,进而与其灵魂对话。这里渗透的人与自然之间“各行其是却又百环千解”的神秘感应,正如波德莱尔感觉的象征森林的回应一样。对于这种神秘的感觉,诗人有过精彩的描述:“庄严的水,安静

的树,风足远去。我脚下的草地似乎渗出水来,凉凉的水意从我的脚跟导向全身。那一刻我迷迷惘惘地听到有无声的语言呼唤我,我全身都在主动回答,那树木始终严肃地慈祥着要提醒我一个雪亮的然而却隔着层层云雾的秘密。”^[4] 那种神秘的感受是在空灵静谧的氛围里人与自然的互相触摸,它与其说来自自然的回应,还不如说是人对生命的体验在自然象征物上的反应,是纯粹而真正的生命谛视与感悟。“我不说/我再也不必说曾是你的同类/有一瞬间/那白亮的秘密击穿你/当我叹息着/突然借你的手/凋谢”,诗人意识到人与自然是相反相成的,自然可以千秋万代,人却不能永垂不朽,于是,在借“你”冰冷的“手”凋谢之时,“人在黑框里愈加苍白/凤凰木在雨窗外/兀自/嫣红”(《眼神》),黑、白、红色彩的对比彰显自然法则的残酷,也表现了诗人对于生命的辩证之思。并且诗人对于生命的感悟没有停留于此,她努力使自己置身于生命实体之外:“或者存在只是不停地波动/把你整个铺成一川河流/那么,站在岸边/和你貌似神非的是谁呢?”(《复活》)不断地自我制造陷阱又英勇地自我穿越,这“飞行”也许只是一种与命运对抗的方式,然而最终换来的是否只是一种认可方式的妥协呢?从这一系列诗作的剖析可以看出,不论是《会唱歌的鸂尾花》散点透视结构和幻梦的引入,还是《水杉》神秘感应的捕捉,不论是《复活》在梦境般的体验与超验感受中对生命意象的探视,还是《眼神》里蕴藏的生命思考的知性含量,都透露出在诗人的艺术追求中现代主义生长的讯息,并预示着舒婷将开启那扇通往90年代现代主义写作新门。

二、90年代的现代主义风

和那些下笔千言的诗人相比,将诗视如生命的舒婷可算是低产诗人,三十多年的诗龄里写诗总数仅有170首左右,年均不足六首,而且断断续续,写写停停。1981年写完《会唱歌鸂尾花》后搁笔三年,1990年写就《另一种风格》后又停五年,然后才有代表诗集《最后的挽歌》问世。和《致橡树》、《神女峰》相比,《最后的挽歌》可能不讨众人喜欢,但却更深刻,更值得珍爱。为什么呢?这恐怕要从90年代的诗歌语境和诗人心态说起。

20世纪的最后十年,新的社会体制经历最初的启动、磨合后开始加速运行。随着经济占据社会生活的主导位置,诗歌已由中心走向边缘,从“辉煌的空格”走向自由、无序生长的“美丽的混乱”状态,躁动渐消,平静异常。这种平静除了诗人们的激情暂时沉淀因素外,还与诗人队伍的分化、变迁有关。一部分诗人不甘忍受诗在边缘的落寞,卷入汹涌的经济大潮中淘金;一部分诗人流向海外,寻找出路。诗坛虽然弥漫着一种悲凉的情绪,但也就更彰显出坚守阵地者的执着与高洁。受诗坛形势和情绪的影响,一时间内挽歌体和守望意象赫然丰满,诗人们在守望中挽叹,又在挽歌中更坚定地守望,看似平静的诗坛实则暗潮涌动。这种平静的另一方面还源于“个人写作”对集体写作的取代。“个人写作指在一个意识形态和商品化等诸多因素所造就的集体

主义话语时代坚持‘话语差异’、‘个人话语方式’以及‘独立文本’的努力和实践。”^{[5] (P396)}事实上,个人写作虽然强调“话语差异”、与社会主流文化持分离的态度,但却并非“自我表现”和“私人化”,它“坚持把个人置于时代主境的广阔的文化视野中来处理”。因此,相对于80年代“集体主义”的诗歌创作,“个人写作”更切近表现丰富的内心诗学,从另外的角度透析现实“冰山”的一角。

90年代特殊诗歌语境的熏染,促成了舒婷的心态与诗歌向现代主义的最终转型。进入不惑之年、激情减弱而责任感日强的舒婷,十分清楚、敏感于自身的“生存处境和写作处境”,在诗歌边缘化的时代,以往那种代表“一代人”的呼声,再难以引起强烈的共鸣,所以在走下“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的“双桅船”同时,开始在世纪末茫茫的暮色中为诗执着地守望,低吟起自己的同时也是时代的“最后的挽歌”。随着对诗歌本体认识的加深,她发现诗歌已不再是青春期情感的表达,还是认识世界、感知世界,进而用语言描述世界的工具。此时诗人的诗情状态就像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之物与将逝之物之间,在深信与质疑之间,在关于责任的关于神话和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同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之间转换不已。”^[6]面对这样一种成熟而沉重的诗情,原有的抒情方式已无法承载传达的重任,于是诗人更多地启用意象叠加、冷却、反讽、陌生化等现代主义技巧,诗也随之出现了艺术新变。它们仿似一幅幅现代派的抽象油画,人们无法按线条图案来索骥,只能在色彩搭配、图形交织重叠与空间分割中获得另类抽象的纯感觉,更“朦胧晦涩”,也愈耐人寻味。

(一)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生命的沉重和束缚使人们渴望轻松,可轻松真的能让人幸福吗?当人们摆脱一切责任、义务和重量,比大气还轻的时候就会离开大地,离开大地亦离开真实的生活,反而无法承受这生命之轻。当重构“人的价值和尊严”这一主题轰然远去,寻找“生命”则成为中年舒婷诗歌灵魂的主旋律。

舒婷以一个诗人最敏感的心和一个智者最清醒的头脑,在《最后的挽歌》中对“生命”的冷酷、神秘进行了深刻的体悟,试图探视当代人们荒芜的心灵花园,并在那里栽种一颗多球的“仙人掌”。她发现当生命个体以其全部重量与土地亲密接触时,感觉是如此真切。“来之于土,我的脚/未能突破水泥和沥青的封锁/抵达接应的土壤/我/颠沛于/一颗麦种向上顶拱的惊涛骇浪。”一旦脱离土地的这种“颠沛”,虽无“惊涛骇浪”却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向肉体缴纳的租金/是这样的昂贵/而且无力搬迁”,它昭示了灵魂的秘密,它渴望脱离束缚的肉体自由飞翔,生命希求变成一场赛跑,看最后谁先到达终点。“飞鱼/继续成群结队冲浪/把最低限度的重/用轻盈来表现它们的鳍/擦燃不同凡响的/磷光。”“飞鱼”要靠“冲浪”来摆脱“最低限度的重”而变得更加轻盈;可冲浪本身却又是艰难得无法持久的过程,它们撞出的“磷光”虽然“不同凡响”但却是暗淡的,反讽的运用扩大

了短暂的轻盈与永恒沉重间的张力。

在浪潮的汹涌中诗人来不及立稳脚跟与大地亲近,灵与肉的分离、无可奈何的背叛,便使她在神秘强大、铁面无私的生命法则面前静默了,静默中,她发现了另一种存在方式:“父亲,我寄身的河面/与你不同流速罢/我们仅是生物界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累累赘赘的根瘤/坠在族谱上/换一个方向生长。”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相对生活而言,死亡是更僻静的地方”,当“父亲”以另一种状态与“我”共存,而又在相反的向度上使生命得到延伸,诗人意识到终有一天“父亲”与“我”会交叉汇合,生、死本在一线之间。“我右手的绿荫/争分夺秒地枯萎/左手还在休眠”,生命真谛就在于此,“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生长、消亡看似不相容,却又息息相关,循环往复,生命的短促令很多人感慨叹息,可又有谁能看到,“离永恒最近的是瞬间”,堪破之后的存在才是最真实的。“星芒”在经历几万光年的飞行后,着陆的瞬间才知道疼痛不堪,而瞬间之后,便是千年休眠,生命是偶然之中的必然,生也好,死也好,人们无法掌握却又不肯轻易放弃,“既然家园并非家园/我不是我/有什么必要把硬币抛起/又偷偷翻转”,这种对于生命诙谐巧妙的解构,虽非大彻大悟,却也道出了诗人历经叛逆、激情、坎坷、磨砺已经到达顺其自然的平静而又深邃的智慧福地。

(二) 犹有余温的反讽

相对于80年代浪漫的悲剧情怀,舒婷90年代诗歌已具有反讽意识和喜剧精神。在90年代的诗歌中,反讽不再局限于某种修辞手段或语言技巧,而是标示着一种根本的写作态度,它涉及到诗句现象关系的变化,同时也表现出现代诗歌趋向成熟的状态。在新的时代境遇下,反讽意识使诗人能够以一种历史的态度和复杂的方式楔入当下现实,并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能把我们从一个过于悲壮的时代引向一个更为宽阔的、成年人的世界。舒婷自然地进入了这种写作态度,她的反讽尖锐、深刻、巧妙,扩大了诗歌的张力,这一点是和其他诗人们的追求同声相应的。但是她又以一个女性诗人特有的宽容、浪漫以及由朦胧诗承继来的情感品质融入,使“反讽”在她手里余温犹存。

抒情长诗《最后的挽歌》气势恢宏,蕴涵丰富,反讽也尤为集中。“挽歌”是对世纪末颓风的挽歌,又是对诗歌与生存关系焦虑的挽歌,同时它也是诗人有感世事变迁、辉煌不再的个人挽歌。“我在柏林花两个月时间写的这首长诗,是我诗歌写作的重要阶段,可算是我九十年代个人小传。”^{[7] (P226)}在诗中,诗人对世纪末转型期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光怪陆离的世态百相、每况愈下的世道人心,表达了极大的困惑、愤怒与痛心。大量运用的反讽、揶揄、嘲弄手法,与以往玩世不恭的轻松不同,它在辛辣的讽刺批判背后,仍然闪烁着关怀人类、社会的理想主义思想之光。正因如此,我们才不难理解诗人书写出“这就是为什么/当拳头攥紧一声嚎叫/北斗星总在/仰望的头顶上”这样的诗句。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舒婷尖锐深刻地写出这一让人痛心的事实:“蒿草爬上塑像的肩

膀/感慨高处不胜寒/挖鱼饵的老头/把鼻涕/擤在花岗岩衣褶/鸽粪如雨”,曾经是英雄、楷模、为人顶礼膜拜的塑像,如今却已被人们遗忘,蒿草、鼻涕、鸽粪这些平凡甚至令人作呕的意象,爬上塑像的肩膀,道德典范的象征在辛辣的讽刺中被残酷地消解了,被推向了无人问津的角落,连诗歌这种高尚的精神产品似乎也无法抗拒被经济大潮吞噬的命运,这实在令人感喟不已。对于诗歌,“我们把它/顶在头上含在口里/不如抛向股市/买进卖出/更能体现它的价值”,在物欲横流的时节,诗的精神的价值如何体现?诗人在轻松诙谐的调侃中对其进行的深刻反思是多么发人深省啊!“田野一边涝着/一边旱着/被化肥和农药押上刑场/不忘高呼丰收口号”,这精妙的讽刺,形象地批判了现代科技理性的负面效应,它给人带来方便,同时也让人失去了美好、质朴的“绿色”家园和生存方式。诗中关于新的生存方式的思考也煞是深刻,它的突然涌动包围了精神尚未被完全启动的人们,于是形成了物质与精神的高度错位,“汽车拉响汽笛从未停靠/接站和送站互相错过/持票人没有座位/座位空无一人”,人们虽然持有21世纪这趟高速列车的车票,但却没有座位或干脆上不了车,在追赶经济大潮的同时却远远被抛落在精神干涸的岸边,由此而形成了强烈的悖谬与反差,“黑夜耄耋垂老/白昼刚刚长到齐肩高/往年的三色堇/撩起裙裾/步上今春的绿萼/一个物可以天长地久/爱情瞬息名称”,以至诗人感慨道“我要怀着怎样的心理和速度/才能重返五月”。她的另一首诗《真谛》的讽刺更富幽默轻松的风格。“腹地的人梦想蔚蓝/指云为帆/体内激荡一戳即泄的劲风/海是他们一切美好事物寄存处/可惜没有号码牌领取/他们乱倾情感垃圾/不会受到罚款/雷在天空放了个响亮的屁/他们就写诗赞美/涛声啊。”俨然一副轻松风趣的笔法,虽为“劲风”却“一戳即泄”,海是“寄存处”却“没有号码牌领取”,最可笑的是“曾在天空放了个响亮的屁/他们就写诗赞美”,自然的无心,人类的有意,寓哲思于调侃中,亦庄亦谐,使读者于轻松幽默处领悟到严肃深邃的哲理。

诗人凭智慧、深刻和幽默将讽刺自然精当地融入诗歌的每个毛孔里。“都市和农村凭契约/交换情人”,“像流通数次已陈旧的纸币/很多词还没捂热/就公开作废”,“枪声陷阱/污染的水源都将有效拦截/幸福寥寥过境,仅余/零落蹄声。”(《蚕眠》)像这样的诗句在舒婷90年代的诗歌里俯拾即是,它们那种冷峻、讽刺、调侃、揶揄甚至幽默的笔触,虽然时而让人觉得不如她以前诗歌那么自然,稍有人工雕琢的痕迹,但却有力地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种种乖谬、荒诞、错位、相悖等现象。必须指出的是,舒婷对诗歌、对现实并没有丧失信心,“大漠孤烟的精神/永远召唤着”,对于她“路”还有方向,虽然世纪末的暮色已掩盖了往昔的光华,但诗人理想主义的莹光使得她诗歌的批判讽刺犹有余温,温而不暖,虽然不乏与朦胧诗一脉相承的温情,却并未减弱诗歌整体批判的深刻力度。

(三) 表意: 焦虑并快乐着

面对90年代物质的甚嚣尘上和精神的消沉落寞,诗人

们有点无所适从。这时,表意有如一块滚烫的山芋焦灼着诗人们,于是他们纷纷从表意的战场退却,转移到仅仅作为表意的一种存在方式和手段的语词层面,进行语言的狂欢。面对荒诞的历史境遇,他们“不再是长歌当哭,而是机智地遣词造句,巧妙地避开思想重负,在语词碰撞的瞬间,既把自己与时代剥离,又委婉地与其拥抱。”^{[5](198)}在这股劲风的裹挟之下,舒婷似乎也难以拒绝地置身其中。一方面,面对精神生活缩减、诗歌本质边缘化的下沉趋势,诗人对语词和语词所表现的世界充满了焦虑,《最后的挽歌》全诗都贯穿这一主题;另一方面,诗人像自卫一样退避到短暂的语词游戏上,轻快、巧妙、智慧地避开思想重负的暗礁,陶醉于诗歌在暗哑的低空中所擦出的快感火花。

表意在当代变得日益艰难,“蚌无法吐露痛苦/等死亡完整的赎出”,只有“死亡”才能实现彻底的表意。虽然偶有顺利的表意,如“只有一个波兰女诗人/不经过剖腹/产下她的珍珠/其他/与诗沾亲带故的人/同时感染了阵痛”;然而表意的价值又从何体现呢,诗人觉得似乎不经过经济的洗礼就无法实现,“我们把它顶在头上含在口里/不如抛向股市/买进卖出/更能体现它的价值”,当诗歌只有放到金钱的天秤上才被人重视才有价值,这是何等的悲哀!面对诗歌由中心走向边缘、在边缘不断下沉的现实,诗人对于语词混乱而又泛滥的处境焦虑不已:“如果内心/是倾斜下沉的破船/那些咬噬着肉体/要纷纷上岸去的老鼠/是尖叫的诗歌么”,诗歌不但不能弥补心灵的缺口,反而还要“咬噬”心灵的缺口,再争先恐后地逃离残缺下沉的心灵,躲到物质的岸边,可那里又是诗歌最后的家园吗?“名词和形容词/已危急交通/他们自愿选择了/非英雄式的逃亡”,事实上,修饰语词的泛滥严重干扰了诗意的表达,诗人在喧嚣中怀念昔日格调清新的诗歌。就像虽然有了空调机,但心中却是“怀念中那一柄葵扇”,诗人希望有“一片薄荷叶/贴在诗歌的脑门上”,能让诗歌保持清醒,自然清新。在科技理性充斥人的肉体与灵魂的今天,能够在记忆中保有一块绿色的原始的诗意天地,就像“从容靠近夕照/过时的比喻点燃/旱烟管的农夫/蹲在田垄想心事”。

舒婷接下来从书写意象的角度,对表意本身展开了更深入的反思和否定。书写意象一般都有男女对抗的性质,是女性觉醒的方式之一,但舒婷这里的书写意象已超越了性别书写的概念,“每写下一个字/这个字立刻漂走/每启动一轮思想/就闻到破布的味道/我如此再三起死回生/取决于/是否对同一面镜子/练习口形”,文字与思想的悖离与合谋,死亡与再生纠纷在一起,“每天经历肉体 and 词汇的双重死亡/灵魂如何回避这些滚石/节节翘望”,通过对生命与语言的双重死亡和挽留,道出了对生存深一层的体认,这种体认在批判的同时仍带有乐观的希望。“光的螺旋/再次或者永远/通过体内蛰伏蛇行/诗歌火花滋滋发麻/有如静电产生”,她相信诗歌的火花不会熄灭,会随着“光的螺旋”永远蛰伏于体内,等待激情的点燃,从而再次爆发出灿烂的烟火。“你问我的位置/我在上一本书和下一本书之间”,书写不会因此而切断,

而将不懈地继续下去,这才是书写者的最高姿态。

表意的快乐比焦虑还要沉重,每一次智慧的语词碰撞背后都有深刻的隐喻。“是谁举起城市这盏霓虹酒/试图与世纪末/红肿的落日碰杯/造成划时代的断电”,“谁比黑暗更深/探手地龙的心脏/被挤压得血脉喷张/据说他所栖身的二十层楼/建在浮鲸背上”,环环相套的隐喻,意义相距甚远的意象的妥贴组合,虽暗示了世纪末的浮华和脆弱,却仍是纵横捭阖在收放之间,包容着无尽的言外之意,语词的胶着、相悖与相融使得整首诗弹性十足。表意给诗人带来了无数的焦虑,“那团墨汁后面/我什么也看不见”,“像流通数次已陈旧的纸币/很多词还没热/就公开作废”,“昨天义无反顾暴殄天物/今天面临语言饥荒”,纵然表意给诗人带来如此深重的焦虑,诗人仍没有放弃对语词与激情谐和共处的追索。“如果最后一块石头/还未盖满手印/如果内心/有是足够的安静/这个礼拜天开始上路/我在慢慢接近/虽然能见度很低”,这是诗的最后一段,它表现了诗人在混沌的世纪末暮色里,深入探索诗歌艺术的坚执与顽韧的精神。

三、从女性的视角出发

女性的身体与艺术创造有着天然联系,这不仅表现为女性身体的曲线美,更表现为女性的神经质素适合于艺术创造。作为最早正视个人内心情感的女诗人,舒婷率先开启了女性世界的大门。她的诗在80年代就表现了明显的女性意识。《致橡树》表达了女性平等独立的观念;《惠安女子》体现了对中国当代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神女峰》批判了人们习焉不察的传统妇女贞节观,对后来女性意识的觉醒起了启蒙的作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她当时的性别意识萌动还只是初步的,之后她一度致力于散文写作,在迅速崛起的新一代女性诗人和高扬的女性意识浪潮前选择了静默。进入80年代中后期,她的女性意识淡入对生命的体验和感悟中,诗人在肯定女性意识的前提下,更多给予普遍的人性及人的生存状态以关切,早期的强烈的社会性、使命感和伦理色彩有所淡化,而基于女性生命本体的体验则有所加强。在一篇散文中,她坦然接受一位同行称她为“家庭妇女”,一个有着和谐稳定家庭的女诗人,一个年过四十的生命感悟颇深的女诗人,并不是就此消失了女性意识,甘心安于家庭琐事,作贤妻良母,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高亢尖锐的女性意识之峰,而抵达两性平等的终极河流。因为她深知在男性统治的文化中,女性只有身体和感觉似乎还属于自己,她们只有通过生命写作才能使躯体得到真正的自由,并摆脱男权话语的遮蔽。

而到了90年代,她又能与时俱进,应和女性诗学由躯体写作向语词写作转换的趋势,对女性写作有了新的阐释,“我深信我身体破裂的日子/与月亮有关/荒野,洞穴,岩画/片断地拂过支离镜面/篝火遮暗了/正在举行的祭祀//于是纠结在腹部/每月鲜红酷烈的长噪一次//内容无从求索/仪

式孤存//母斑马摇摆/浑圆饱满的臀部隐入丛林//我摇摆着高跟鞋/丰盛而充盈/无数次诞生。”(《残网上的虫蛻》)它一方面为女性主义诗歌确立了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诗学话语、意味深长的血的意识自觉,把女性主义诗歌定格在创伤性的记忆与体验之中;另一方面它也和《最后的挽歌》等诗一起,都在对整个人类生命生存方式的体验和感悟中,彰显出女性特有的感受,笔触犀利深刻又不乏细腻柔美,并且昭示了这样一种辩证深刻的认识:女性话语长期被遮蔽,一旦觉醒便尖锐地被凸现,而真正成熟的女诗人固然应具有鲜明的女性角色意识,但更要超越这种意识,只有着眼于为全人类而书写的时候才能真正与男性诗人平等对话。女性诗歌既是女性的,更是全人类的。

舒婷三十余载的诗歌创作,数量不多品位却极高,并且横跨了大陆现代主义诗歌的整个历程,从这一向度上说,舒婷称得上诗歌天空里一只不老的“青鸟”。她的诗立足于本土和心灵,能广采博收,吸取中国传统诗歌、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等优秀艺术的元素,练就独特的个人化风格,深情优雅,柔婉缱绻,智慧频出,既充满浪漫的热情气息,又洋溢着现代的艺术风韵,它在丰富现代主义诗歌艺术内涵的同时,又给后人留下了丰富深刻的启示场。对诗人的创作道路仔细地巡视一番后,我们发现:从昔日的辉煌到今日的沉静,从高扬理想主义、人道尊严的大旗到在语词背后做现代主义鬼脸低吟“最后的挽歌”,从一个青春少女到成熟女性,从集体歌吟到个人写作,从抒情到现代,从中心到边缘,岁月的流逝与时代的变迁,使舒婷这样一条畅游越的“小河”渐渐汇成了一条平稳宽阔的“大江”,在历史的长流中和不同的时段里每每都能发出不倦的生命回响,那不曾改变的是对人性关切的永不磨灭的理想之火,即使在诗歌低迷低徊的世纪末的黄昏暮色里,它仍能发出温暖的希望之光。要知道,那曾经唤起一代人的热情之“笔”仍没有停歇,那永远的舒婷从未停止过对缪斯执着的“眺望”,即使是姿态,也有足够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 舒婷. 露珠里的“诗想”[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8.
- [2] 陈仲义. 中国朦胧诗人论[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 [3] 孙绍振. 恢复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舒婷创作给我们的启示[J]. 福建文艺, 1980, (4).
- [4] 舒婷. 源源本本[J]. 福建文学, 1987, (7).
- [5] 王家新, 孙文波. 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 [6] 欧阳江河. 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J]. 今天, 1993, (3).
- [7] 舒婷. 露珠里的“诗想”[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8.

Chanting the Elegy in A Calm Voice: A Farewell to the Two – Masted Ship in May

—A Discussion on the Poetry Written by Shu Ting in the 1990's (Together with Some in the 1980's)

LUO Zhenya, WANG Xuehong

(Chinese Department of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poetry written by Shu Ting in the 1980's mainly belonged to romanticist category. However, her poetry in the 1990's kept the typical style of modernism. It expressed the theme of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Shu Ting follows the tendency of the Feminist poetic composition shifting from body to words and expressions. What she has done functions as a sort of enlightenment to later poets.

Key words: romanticism; modernism; life; irony; expression

(上接第 51 页)

On the Value Rationality of Market Economy and Man's Modern Ideas

YUAN Zhushe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Market economy is of deep value rationality. It adheres to and gives prominence to man's value-orientation of independence, 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discipline in rational activities. This rational pursuit is in complete conformity with modern ideas on man's qualification. The founding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provides ample opportunity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man himself. Its founding, perfecting and deepening will foster a new society in which man will not only have individual freedom and personality independence but also the spirit of fin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world citizen. This is the core of the excellent national quality demanded by modern civilized society.

Key words: market economy; value rationality; national quality; modernization of man

(上接第 57 页)

Re-entering Marx's Vision of Natural Theory

—On Marx's Evictal Angle of Natural Theory

LIU Xingzhang

(Politics and Law Science College of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realization of laying a corner stone for his ontology of natural theory on the basis of "practical principle", Marx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y, questing the status quo of the existing man and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conomy and philosophy. Here, Marx's critical angle of natural theory became quite obvious.

Key words: Marx; natural theory; critical angle
